



刘黑仔

LIU HEI ZAI



刘黑仔

江 萍

新 蕾 出 版 社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传记性的文学作品，它描写了我东江纵队的侦察队长刘黑仔（原名刘锦进）在抗日战争中，利用香港的复杂政治关系和珠江三角洲河网交错的有利地形，深入虎穴，神出鬼没，打击敌人的故事。小说通过一系列惊险曲折、感人的战斗故事，塑造了刘黑仔这一不朽的光辉形象。讴歌了革命先辈，为保卫民族尊严、赢得人民的彻底解放，那种舍死忘生的崇高品德。

刘 黑 仔

江 萍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3.25 插页2 字数44,000

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4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81

定价：0.27元

目

录

一、试 枪.....	1
二、拔 钉.....	7
三、突 围.....	13
四、锄 奸.....	21
五、伏 击.....	27
六、大佐的军衣.....	32
七、大义灭亲.....	35
八、棺材的妙用.....	41
九、救飞机师.....	47
十、负 伤.....	53
十一、反“扫荡”.....	60
十二、战斗的二十四小时.....	70
十三、永垂不朽.....	80
后 记.....	100

一、试 枪

刘黑仔，原名刘锦进，又叫刘吼，也许是他长得黑黑实实的缘故吧，同志们都叫他刘黑仔。日子长了，他的本名大家反倒忘了。

刘黑仔个子高高瘦瘦，手脚灵活敏捷，浓眉下面，闪着一双十分锐利的眼睛。他对人挺热情，常跟战士谈谈笑笑，半点儿干部架子都不摆。他把战士一律看作同生共死的革命同志。对敌人，他恨入骨髓，打起仗来咬牙切齿，简直要把敌人一口吞掉。

刘黑仔是共产党员，一九三八年入党。那时候由党组织分配在一所小学当老师，搞地下工作。

一九三八年十月，日本兵在广东惠阳淡水登陆，侵犯华南，守备惠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闻风逃窜，不到十天工夫，就连省城广州也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。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珠江三角洲的鱼米之乡。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纷纷拿起武器，组织抗日游击队，在沦陷区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。

由曾生、王作尧等同志所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

击队东江纵队，是在广州沦陷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。这支军队，早期活动在惠阳、东莞、宝安等县，正是刘黑仔的家乡。一方面出于组织上的安排，另一方面又是刘黑仔本人的坚决请求，他参加到东江纵队，当了个游击战士。

在游击队里，刘黑仔练就了一身杀敌的本领。他最善于使用快制驳壳枪。他打枪，打得很准很准。他要想打敌人的鼻子，就不会打敌人的眼睛。除非他不发枪，如果他一发枪，肯定就有敌人倒地。

一九四一年冬天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一下子就把香港占领了。他们打通了广州到九龙的铁路，沿线派重兵把守。我们活动于惠、东、宝的游击队，也就向着香港城郊发展，建立起港九大队。刘黑仔在港九大队任中队长，经常带着游击队员潜入香港、九龙市区，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。

有一次，部队缴获了一批枪枝子弹，在驻地附近试枪。同志们兴高采烈地来到村前，对着一堵破墙射击。那堵破墙，写有一条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标语，大家就是瞄准标语的字来射击的。有人一枪能打中字，有人连打几枪也打不中。刘黑仔站在一旁笑道：

“要象你们这样打敌人，简直不如烧串鞭炮去为敌人送行好了！”

“来来来，你刘黑仔试打两枪看看！”有个同志这样提议。

“这还用试？”刘黑仔说，“要是这样大的目标都打不中，我能算是刘黑仔！”

“你来呀！看你这个神枪手，究竟又是怎么个神法！”

“我不干。”刘黑仔不肯试枪，只在同志们中来回走动。

“嘘，你不敢来，那还不是只会吹牛皮？”

“我吹牛？”刘黑仔这回沉不住气了，他在同志们的“激将法”下，立即拔出自己的枪，站到离墙三十步外说道：“来，我来打给你们看看！”

“砰！砰砰砰！砰砰砰！”

刚刚打响八枪，刘黑仔停止了。同志们往那墙上一看，果然每一枪都命中一个字的中心，只有最后一枪稍为偏高一点，打中“日本帝国主义”的“义”字顶上那两点之间。

“好！”

“到底是个神枪手！”

刘黑仔在同志们的一片鼓掌声中，抹干净自己的枪，重新上满子弹。

“噯，你的枪法为什么打得这么准确？”有个战

士诚恳地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刘黑仔想了想，然后回答道，“这没什么，主要就是心定、眼定和手定。”

按照刘黑仔的解释，在心、眼、手的“三定”之中，最关键的就是心定。只有心定，才有眼定和手定。心定，意味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，在跟敌人作战的时候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；心定，就能果断、快捷地选择目标，不会错过最适当的发射时机。

刘黑仔在战斗中经常是很沉着镇定的。

有一次，他奉上级命令，带着几个短枪队员潜进九龙城里执行任务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香港、九龙之后，对这大城市非常重视，把它当作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据点，严密设防。除了到处设岗放哨之外，还派出许许多多的巡逻队，不分白天黑夜进行巡逻。

那天，刘黑仔他们办完了事情，天也黑了，要乘黑夜赶回郊外游击队的驻地。南方的城市，街道两旁的人行道，大都有骑楼，香港这座城市骑楼又特别多。刘黑仔几人为了避开敌人的注意，正沿骑楼走着。走呀走的，刚到一个巷口的拐弯处，迎面却来了一队汉奸便衣侦缉队。

“别动！”那汉奸头目喝令，光亮的手电照射着刘黑仔的脸额。

“来者不善！”刘黑仔肯定对方不是好人。但怎么办呢？时间不让刘黑仔作更多的考虑。

“举起手来！”汉奸头目再下命令，旁边几个跟班的人，也在拉动枪机嚓嚓作响。

在这紧急关头，刘黑仔“叭”的一枪打灭敌人手电筒的光亮，随即带着几个同志钻进小巷里去了。

“哎呀！”那个汉奸头目惊叫一声，指挥他的手下：“打！”

汉奸们“噼噼啪啪”，胡乱地向刘黑仔那原来站的位置放枪，真象是为游击队员燃放鞭炮送行一样。

事情就有那么凑巧。隔了几天，刘黑仔又化装成一个老公公，踱着方步，走进九龙城去探听情况。当他经过太子道口，见有一大堆人围拢一张日本皇军的“布告”在谈论着。

原来那张“布告”，正是缉拿游击队长刘黑仔的。布告说刘黑仔专与皇军作对，经常潜入港九市区杀人抢劫，明令市民认真注意，不得窝藏包庇，一经发现刘黑仔的行踪，立即报警缉拿，皇军自当论功行赏。

在看“布告”的人群当中，有个伤了左手的汉奸，屁股后面还插着一枝硬梆梆的家伙，正对他的家伙比手划脚地说话。

“他妈的，抓那刘黑仔可不是开玩笑，就算给你看见，你也没法子抓。呃，那天晚上，幸亏老子我也要出了点看家本领，我的左手提起手电，就是这样离开身体对他照射，喝令叫他举手，冷不防他就叭的一枪打烂我的手电，擦伤我的手掌。要是当时我不机灵，将那手电拉近胸脯对他照射，阎罗王早就要我去当差了……”

这个汉奸头目谈论起来时，还免不了心有余悸。他在皇军布告前面，一方面是向他的同伴吹吹牛皮，另一方面，又不自觉地当了游击队的义务宣传员，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，宣传刘黑仔的枪法厉害。

刘黑仔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当时只是付之一笑，并没给那汉奸头目再补一枪，也就抽身出来，一步一步溜到别的地方侦察去了。

二、拔 钉

刘黑仔所在的港九大队，经常住在港九城郊的农民家里。那郊区的农民，多是种菜的菜农。他们辛勤劳动，种了很多很好的青菜，又养了很多又肥又大的鸡、鸭、鹅，送进城里去卖。游击队的任务主要是打仗，但在平时，也跟菜农一起劳动，什么浇水施肥啦，收菜挑菜啦，各种各样的活，都干得不错。

有一天，正当刘黑仔要替一家姓陈的菜农下地施肥的时候，那陈老伯制止了他。

“别施肥了，青菜长得快，卖不出去会更麻烦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刘黑仔问。

“鬼子兵在大埔道口拦了道铁丝网，进城的人都要搜身检查，卖菜的人挑着菜担在摆长龙，有些青菜晒成了菜干还进不了城。”陈老伯忿忿地说，“那鬼子兵真该死，叫城里的人吃不到菜，也作践了我们种菜的人。”

陈老伯说的是事实。刘黑仔经过调查，下决心要把大埔道口的这个敌人岗哨干掉。他化装扮成菜

农，挑起一担青菜跟着卖菜的人通过几次哨位，将岗哨上搜身检查的敌人位置、武器配备和习惯动作，以及那些进出闸口的行人规律，都一一摸清，然后开始实行第一次的“拔钉”行动。

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城郊农民打从各个村庄向大埔道的闸口走来，他们肩上挑着各种各样的东西，都是赶早进城去售卖的。

刘黑仔肩挑两筐又嫩又绿的青菜，不慌不忙地夹在人群中间。

“放下放下，翻开检查！”日本哨兵用十分难听的中国话，命令走到闸口的人放下肩挑的东西，翻开一件一件的让他查看。

挑担进城的人很多，哨兵慢吞吞地查看一个放行一个，以致排在后面的队伍，简直看不到头。人们的神情显得非常焦急、烦躁和愤懑，但只好敢怒而不敢言。

看来，刘黑仔却十分耐心。他的菜担，有时挑起在肩，有时又放在地上，规规矩矩地跟着前面的人移动。慢慢地，刘黑仔也移动到闸口了。他见前面的那人检查完后，便把自己的菜筐挑近哨兵身边。

“八格！”哨兵一声粗骂，同时给了刘黑仔一记耳光：“翻开你的！”



刘黑仔忍住疼痛，翻动菜筐里的青菜让那鬼子查看。翻呀翻的，突然，刘黑仔从那菜筐底下迅速掏出一支驳壳枪，对着哨兵就放两响。

“叭！叭！”

两个哨兵应声倒地，进城的人各散西东。刘黑仔不慌不忙把枪放进腰间藏好，又变成了个菜农，跟着逃跑的人们挑着两筐青菜回到住地。

经过这么一打，日本侵略兵可恼火啦，大埔道口的岗哨，一律不让人们挑着东西通过。这一来，可苦了郊区的农民，也为难了城里吃菜的人。

三天过去了，挑着担子的人还是无法进城。但是，这样也难不倒刘黑仔。这天，他又采取行动了。这一回，他打扮成一个穿着绒大衣的阔绰商人。他把双手伸进大衣袋里，象是怕冷似的装成一种习惯取暖的姿势。其实，那件大衣的口袋，是已经剪通了的，刘黑仔的右手正在里面握紧那枝光亮的驳壳枪。

空身的行人，日本侵略兵是并不十分注意的。今天刘黑仔穿得这样整齐阔气，更加不会被怀疑是游击队员。

“检查！”哨兵照例吆喝。他对刘黑仔的态度，似乎比对一般群众来得温和些。

刘黑仔根本不让哨兵搜身检查，他走近哨兵身

边，直叫大衣袋里的快制驳壳枪来说话。

一阵枪声过去，两个哨兵又回老家去了。

人们没有看见刘黑仔打枪，也没有谁会盘问谁打的枪，反正大埔道的闸口出了事情，大家生怕哨兵报复，赶忙离开现场就是。

这以后，日本侵略者更加恼火，同时也更加害怕。他们在闸口整天架起机枪对着进城的人，远远就叫人们高举双手，一个一个放进关卡搜身检查。要是有谁的手没有举高，哨兵就扣动机枪乱打，简直毫无人性。

难道这样就罢休了吗？不！刘黑仔就专门要去摸日本兵的老虎屁股。他开动脑子想了好几天，终于想出了一套办法，这天，他打扮成一个斯斯文文的人，走近大埔道的闸口，跟着群众一起排队进城。

“八格！举手！”哨兵咒骂着，军刀乱舞，命令人们排队举手。

刘黑仔一直高举双手，恭恭敬敬地走进闸口，陪着笑脸去让哨兵搜身。

“你的，良民的！”哨兵看见刘黑仔的脸孔良善。双手举得又高，认定是个顺民。可是，当那哨兵搜查刘黑仔的裤头时，刘黑仔立即把举高的手迅速摸进衣领，拔出藏在那里的快制驳壳枪一阵猛扣。

“砰砰！……”

那个掌握机枪的哨兵，根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已吃了刘黑仔的驳壳枪的子弹，一动也不动了。那个搜身检查的哨兵，更是直挺挺地死在刘黑仔的脚下。

从此，日本侵略者感到游击队员防不胜防，再不愿意在大埔道口站岗，干脆把检查站也撤消了。

就这样，刘黑仔接二连三用计施威，终于拔除了大埔道的这根钉子，使得游击队员进城，日日夜夜通行无阻。

群众高兴极了，特别是郊区的菜农，非常感激共产党的游击队，说刘黑仔是什么“天兵”、“神将”，有很高明的“法术”，能够降伏“魔王”。

三、突 围

刘黑仔的游击队，在港九城里穿来插去，好象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敌人的心窝一样。敌人恨透了游击队，总想抓到刘黑仔来出口气。因此，不仅以很高的花红奖金悬赏，日日夜夜派出军警巡逻，还再三限令流氓、特务加紧对刘黑仔的跟踪缉捕。

依靠群众，是游击队员能在港九一带立足的根本原因；英勇善战，又使刘黑仔他们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。不过，刘黑仔他们既然是在虎狼窝里活动，天天要跟敌人接触，总免不了要受到敌人的包围截击，有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伤亡代价。

打仗嘛，枪对枪来刀对刀。关键时刻就要看谁能把握好时机，善于先发制人。动作快，打得准，往往能够化险为夷，转败为胜。刘黑仔的几次突围取胜，就是这样争取主动赢得来的。

有一次，刘黑仔带着两个游击队员乔装成商人进城，到牛池湾的一家商店接头，准备护送一批物资出港。牛池湾那地方靠近飞机场，因此日本人戒备特别